



采采姑



致小讀者

本書著者Л.伏龍柯娃，是蘇聯現代專寫兒童故事的權威女作家。她的短篇故事，我國已經有人譯過。這一本是比較長些的，蘇聯「友愛的小孩」雜誌把它縮成節本，分登在一九五〇年第五期至第十一期裏，本書是依據該雜誌的節本譯出的。

本書的主題，為誘導兒童們參加集體生活，愛祖國，愛學校，尊敬師長，幫助同學，爭取知識，努力勞動。而實現的方式，不但要坦白天真，事事積極，還得要頭腦細密，處處用心。著者用她一枝生動的筆，描寫大自然的美麗，科學的偉大，師長們的仁愛，少年們的熱情，全書二十章，無一章不細膩而熱鬧，無一章不富於教育意義。

本書所敘故事的地點，是阿爾泰邊區某鄉村的一所七年制小學校。阿爾泰這個名詞，凡讀過外國地理的，都知道它指的是西伯利亞一個山脈。但蘇聯有一個邊區，也叫阿爾泰。邊區是蘇聯行政區域中最大的，下面有州、自治州、省、區、市、鄉村等。阿爾泰邊區屬於蘇聯十六個共和國中的老大哥俄羅斯聯邦共和國，位置在西伯利亞

的西南部，和蒙古交界。因為這個名詞的第一個字母是A，所以排列行政區域的次序時，阿爾泰總是列在第一位。它的都會是巴那烏爾市，本書裏常常提起。阿爾泰邊區裏還有一個自治州，名叫戈爾。阿爾泰，它的都會是戈爾諾阿爾泰斯克市，本書裏也常常提起。爲免使讀者對這三個阿爾泰混淆不清起見，凡指山脈的時候，我們寫明阿爾泰山脈；指地域的時候，我們寫明阿爾泰區；指戈爾諾阿爾泰斯克市的時候，我們簡稱戈爾諾市，以資區別。

本書裏出場的人物很多，初讀時難免摸不着頭腦，茲先將比較重要的人物作一簡單的介紹：

主角朵朵姑（名）阿格瑪（姓）——是一個無知無識的鄉村女孩子，生性乖僻固執，頑皮不馴。她的哥哥雅石耐在小學臨畢業的時候，把她從家鄉帶到學校，插進五年級，託一個要好的同學郭士嘉照顧她。她一進學校就抄襲人家的作文，同人吵架，毀壞公物，被大衆看不起。後來經郭士嘉苦心勸導，加以同學們的鼓勵，師長們的感化，逐漸化劣爲良，在學業和工作上都有良好的表現，終於做了少年先鋒隊員，立志成一個國藝家，爲祖國服務。

第二主角郭士嘉（名）剛地柯夫（姓）——是該校七年級學生，青年團員，多才多藝，愛好

勞動，雖然沈默寡言，但極有同情心和正義感，所以最受同學們的擁護，遇到爭執的事，都請他出來調解。凡是學校裏的集體勞動，如種樹、造屋、開溝、養兔、演劇等等，沒有一樣不由他帶頭。他好學深思，待人接物，很有忍耐力，所以采采姑的成就，一大半是他的功勞。

雅石耐——采采姑的哥哥，比郭士嘉高一級。他富於熱情，是郭士嘉的知己朋友。本書開始時，他剛剛畢業，升入巴那烏爾技術學校。

下面這些人都是他們的同學，前七個是采采姑的同級生（五年級），其中女生們都同住一個宿舍。每人的個性，著者都描寫得非常分明：

阿列沙——男生，性情爽直，疾惡如仇，爲了采采姑偷抄麗達的作文，在小組會議上攻擊得最爲激烈。采采姑把他看作死對頭，經過很久，纔覺悟過來，知道他是一個優秀的少先隊員。

麗達——女生，服務非常認真，心腸很軟，對采采姑很關心。

萊亞、愛珂麗——兩個女生，都很活潑而富於情感。

俄爾加——女生，在本級裏年歲較長。

安特利——男生，本級級長，爲人穩重，有辦事能力。

馬明——男生，很有見解。

瓦尼亞、牛沙——這兩個人是與采采姑同一天入少先隊的。

娜斯卿卡——女生，本校少先隊大隊長。

滿仁——青年團員，與郭士嘉同一小組。

下面是幾位教職員和家長：

安那都里（名）亞闊夫列維赤（父名）——本校校長，兼本村集體農場黨組織部書記，辦事嚴厲，但很仁厚，事事以身作則，深得同學們的愛戴。

梅芳（名）彼脫洛夫娜（父名）——俄文女教師，一位中年婦女，視學生如子女，除上課以外，對於學生們的衣食住行，無不關心，課外活動，也由她領導，學生見了她，如同見了親人一般。

扎哈爾（名）彼脫洛維赤（父名）——算術教師，年紀已經很大，仍用全副精神教導青年。

葛利閣列（名）脫洛非莫維赤（父名）——物理學導師，少年英俊，對於學生課外活動，熱烈參加。

契夫多基（名）伊凡諾夫娜（父名）——郭士嘉的母親，頭腦清楚，對人仁慈。

塔玲恰克（名）——采采姑的祖母。

還有一件事要附帶給小讀者說一說：蘇聯人的姓名，雖然也是由三個字組成，但

和我們中國人的姓名根本不同。他們的第一個字是本名，第二個字是父名，第三個字是姓。學生們彼此稱呼的時候，最生疏的單單稱姓，或本名和姓；相熟之後，就單單呼名；再進一步，就呼一種「暱稱」。例如本書中的郭士嘉，普通一般同學和師長們稱他剛地柯夫，或郭士嘉；剛地柯夫，熟人呼他郭士嘉，而采采姑跟他熟極了，就呼他金士卿（暱稱）。至於學生稱呼先生，均呼本名和父名，而不呼姓（見前條教職員諸例，注意男性的父名末尾均加「維赤」，女性的父名末尾均加「夫娜」，懂得這個習慣，於分別男女時很有幫助）。譯本從我國習慣，稱校長或先生，省得讀俄國名字太長，很不順口。

此外，在譯文方面，最注意的是容易讓少年讀者們瞭解。爲了這個目的，有些地方不得不譯得活動點，不很拘泥於原文，用意如此，特爲聲明一下。

譯者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

目次

一	郭士嘉寫講演稿·····	一
二	小組會議·····	二
三	采采姑的歌·····	一六
四	校長帶回來的禮物·····	二四
五	重要的談話·····	三三
六	郭士嘉給兒童們講演·····	三六
七	柴尼山麓·····	四六
八	李沙文柯的果園·····	五三
九	本校的植園節·····	五九
一〇	不再抄別人的本子了·····	六六
一一	終身忘不了的一天·····	七四

一二	演戲·····	二
一三	水晶項鍊·····	五
一四	在小河的旁邊·····	一〇
一五	北風又來了·····	一〇
一六	在森林裏·····	一一
一七	到亞巴崗去的路上·····	一三
一八	故鄉風味·····	一七
一九	重來卡東·····	一三
二〇	我們的阿爾泰·····	二四

一 郭士嘉寫講演稿

郭士嘉：剛地柯夫手裏拿着一枝鉛筆坐着，面前擺着一本練習簿。學校裏正是休息時間，小朋友們在外面過道上跑着，唱着，笑着，吵鬧的聲音充滿全校。但郭士嘉爲了爭取時間，躲在一間物理實驗室裏，起草講演稿，準備在兒童們集會時用的。

郭士嘉皺着眉，搔搔頭上光亮的短髮，揮動鉛筆，寫了幾句，隨手又把它劃掉了。他自從讀過基米略也夫的著作以後，好像開了眼界一般。他所習慣而熟識的世界，好像翻了一個身，從前不曾見過的那一面，忽然間向他轉過來了。

「書上說：樣樣東西裏面都有太陽，樣樣裏面都有。」郭士嘉自言自語地反覆思索着，「麵包裏有，肉裏有，就是火爐旁邊堆着的木柴裏也有，木柴不僅是木柴，而且是太陽的潛『能』，日光的儲藏所。即或是窗臺上陳設的盆景，它的生長發育也全是因爲有日光照射在它身上……奇蹟，奇蹟，這一切原是奇蹟！」

他打開基米略也夫的書，翻到他特別感覺興趣的幾段，又讀了一遍：

「太陽光線一射到地面上，也就射在農作物的綠葉上。說得更正確些，就是射在『葉綠體』上。射上去之後，光線固然不能永久存在，而它的作用卻並未消失。它從此開始了內部的工作，進入了穀物的組織，成為我們的食料。此後，它又變成我們的肌肉，我們的神經……」

「太陽光線使我們溫暖，促使我們活動，甚至無時無刻不在我們腦子裏打轉……」這一番意思，用什麼方法向兒童們講，纔能使他們聽得津津有味又能完全了解呢？

郭士嘉一邊想着，一邊走到窗前，看見早晨玻璃上結的一層薄薄的銀色冰花已經融化了。祇有邊框上還存留着一些發亮的條紋。遙望柴尼山頂的圓形高峯，被雪蓋得一片白色。

「春天快到了，不久就要轉暖了，」郭士嘉心裏這樣想，「那高峯上的銀色小河已經顯露出來，多麼晶瑩奪目！如果爬上頂去，一聽泉聲，必定響徹山谷，春光更見得明媚了。」

他正看得出神，忽然醒悟過來。

「唉，我這算什麼呢？坐着，坐着，本子還是空的。我這篇演講詞，取一個什麼題目呢？『日光』？對的，對的，就是這樣，就以『日光』爲題。」

郭士嘉回到座位上，剛剛拿起鉛筆，就有人在外面敲門。

「郭士嘉，剛地柯夫。」

「又讓他們找着了。」郭士嘉想想很不耐煩，但是忍住了氣，拿定主意不睬他們。敲，敲，敲够了他們就會走的。

門外吵鬧起來：

「你走開，讓我來敲！」

「怎麼？好像我是沒有手的！」

敲得聲音更大了。

「郭士嘉，開門！」

「你嚷什麼，也許他不在屋子裏。」

「萊亞，你又胡鬧啦。當心梅芳先生會聽見的。躲開點兒！讓我從門縫裏望望！」

「啊！你瞧啊！我已經看出來啦，門上露着鑰匙呢！」

「他在裏邊，他一定在裏邊！」

郭士嘉站起來開了門，兩個五年級的女生，一個叫萊亞，一個叫愛珂麗，站在門口。

「怎麼回事呀？一點事也不讓人家做！」郭士嘉板着臉說，「你們找我幹什麼？」

「我們吵嘴啦，」萊亞漲紅着臉緊張地說，「我說不要馬上就告訴校長，可是列別尼克就要跑到校長那兒去！」

「哦，又吵嘴啦，那末可以去找娜斯卿卡啊，她是隊長，」郭士嘉推託道，「我算是你們的什麼人呢？」

「你知道爲了誰啊？采采姑抄了麗達的作文，」萊亞解釋道，「你去跟她說說纔好！」

「采采姑很怕校長，」愛珂麗儒怯地又湊上一句，「采采姑說，到那時她祇有跑出手校去。」

「她真是胡思亂想！」郭士嘉生氣地說，「她在哪兒啦？」

「她在後邊石階上坐着呢！」

過道裏鈴聲響了。休息的時間完了。

「郭士嘉！我們小組開會的時候，你到我們這兒來吧，啊？」萊亞拉着他的袖子叮囑他說「你來跟她說，好一些，啊？」

「好吧，或者我能來。」郭士嘉一面回答，一面把門鎖上。「總叫人家替你們解決問題，而自己沒有解決的能力，少年先鋒隊員也是這樣！」

郭士嘉雖然說「或者我能來」，其實他功課一完，自己就會急不及待地跑了來的。這個傻丫頭接連不斷地鬧出事來：不是跟什麼人打架啦，便是把什麼東西弄毀啦；再不然，便是捉住了集體農場一匹馬，騎上去飛跑到山嶺裏，樹林裏，村莊裏，周遊，遊，回來以後唯一的解釋，就是過一過騎馬的癮。這是郭士嘉的知己朋友雅石耐給他留下的麻煩，他不能不管的。

郭士嘉和雅石耐二人的友誼，是從一隻黃狗名叫卡巴斯的身上開始的。雅石耐姓阿格瑪，是阿爾泰區的人，從亞巴蘭到這裏來上學。有一天雅石耐在路上遇見一個人捉住一隻嚇得半死的小狗，雅石耐把它截留下來，拖到了郭士嘉那兒。郭士嘉給它取名叫卡巴斯，把它養大，教它到山上去獵取野物，而郭雅二人友誼也就從此更為

增進。他們雖然不在一級讀書——雅石耐比郭士嘉高一級，他們的性情雖然不甚相同——郭士嘉謹慎寡言，雅石耐熱懇溫和——但他們二人非常友愛。

可是到了相當的時候，兩個好朋友不得不離別了。雅石耐讀滿了七年級，準備到巴那烏爾（阿爾泰邊區的都會）入技術學校去了。

某天，集體農場收割田裏的裸麥，已經到了最後一畝了。郭士嘉也在田裏捆紮麥束，捆到最後一束的時候，草地上已經被晚露浸溼了。他同母親並肩走向歸途，一路上看着落日漸漸沈沒在柴尼山高峯的背後。暗淡而靜穆的山峯，矗立在橙黃色的天邊，山頂森林茂盛，好像戴着一隻毛茸茸的花冠。

「莫非有人到我們家來了嗎？」母親說，「你看，有個人在石階上坐着呢……」
郭士嘉望了望。

「媽，好像是雅石耐。」說着，覺得喜從天來，恨不得跑上前去雙手把雅石耐抱住。可是他沒有這樣做，他沈住了氣，慢慢地向前伸手道：

「雅石耐，你好啊！」

雅石耐從石階上走下來迎接他，緊緊地握着他的手道：

「郭士嘉，你好啊！」

彼此默默地相視了片刻。

「那邊還有一個什麼人啊？」母親含笑地說，「誰坐在我們石階上哪？」

從石階上僂促不安地站起一個小姑娘來，頭上戴着阿爾泰圓頂皮帽，帽子上綴着深紅色的飄帶和繮子，拖在肩膀上。

小姑娘羞答答地低垂着眼睛，拉着垂直的黑色辮梢。

「她叫采采姑，」雅石耐介紹道，「是我的妹妹，上學來的，打算就進我們的學校……因為我們家鄉沒有五年級……所以把她帶了來，讓她住在宿舍裏……我自己明天就要到巴那烏爾去了。」

「采采姑，」母親很親熱地叫了一聲，「多麼好的名字啊！這個名字俄文怎麼說法呢？啊？采采姑，你告訴我！阿爾泰話我不大懂得。」

母親把小姑娘摟住，彎着腰對着她深而且黑的眼珠兒仔細端詳了一會兒。

「采采姑——意思就是『花朵』，」小姑娘輕輕地回答。

「喔！花朵，多麼好的名字啊！」母親說，「那末，孩子們，你們怎麼的，就坐在石階

上嗎？雅石耐，你們來了多久啦？」

「大概有兩個鐘頭吧。」

「你們一直在石階上坐着嗎？你們真沒有心眼兒！雅石耐，你不是知道我們的鑰匙就在那兒擱着嗎？儘管進屋裏去，吃點什麼，多麼好呢！快進來吧，采采姑，快進來吧。把小帽子摘下來吧。你這頂小帽子多麼好啊，多麼漂亮啊！」

這時候兩個男孩子還停留在外邊，雅石耐一看祇剩他們兩人，便開口道：

「郭士嘉，我有一件事託你，很麻煩的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一件非常麻煩的事。」

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

「我把采采姑帶了來，要把她留在這兒。可是她傻頭傻腦的，除了亞巴崗本鄉以外，哪兒都沒去過。郭士嘉，要託你照應照應，像我本人一樣。你能接受這樣麻煩的請求嗎？」

「可以的。」郭士嘉說，「還有別的吗？你要說的就是這一件事嗎？」

「她在家里淘氣得很呢。」雅石耐繼續說道，「你不要看她現在不聲不響，那是她心裏有些害怕。」

「不要緊的，總有辦法。」郭士嘉含笑說。

這時候，細長的黃狗卡巴斯不知從哪裏跑了過來，對雅石耐嗅了嗅，頓時跳躍着跟他表示親熱。

「這東西！你瞧，卡巴斯尚且不忘舊情，你以為我會……」

郭士嘉說着背過臉去。

「那末，好啦。」雅石耐笑嘻嘻地說，「現在你說給我聽，你栽的每樹長得怎麼樣啦？」

郭士嘉又高興起來，說道：

「長大啦！我們一同去看看吧！」

二人正朝着園子裏走，恰巧采采姑也跳到石階上來，拉長了嗓子大聲呼喚他們：

「金士卿！金士卿！（郭士嘉的小名）媽媽叫你們去吃晚飯。」

第二天，郭士嘉和采采姑就給雅石耐送行了。三個人一同乘小船渡過了卡東河，